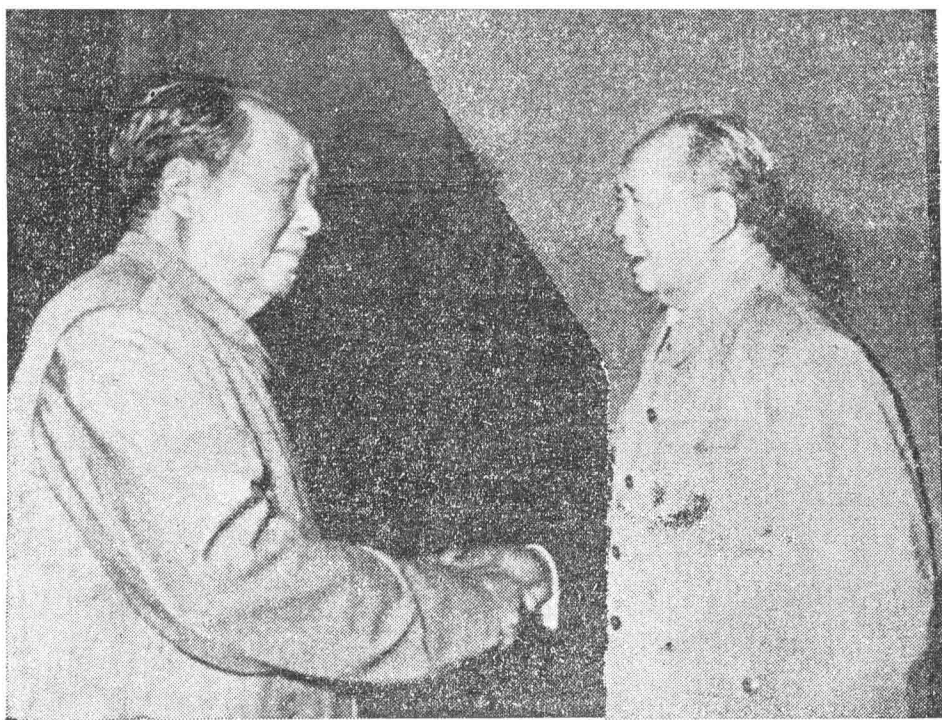


紅衛兵續編

著 黎 晉 偉

國防研究院出版部出版



圖右，成而綴併片照張兩近最由係此，手握面對東澤毛跟會不然當東澤毛：明 說
 六年〇七九一在均圖兩，席主副利馬索見接是圖左，表代（左）果剛見接東澤毛是
 非」非並僅不東澤毛，示顯圖兩由。「報公大」港香於出刊日二廿月七及日一廿月
 。老衰分十，「面苦口苦」是而，「康健常

像形「兵衛紅雄英」的本標傳宣為作共毛是就，年青的喊呼手舉中滾滾流洪在個這
 八年同，生業畢中高度年八六九一學中二第淤吳海上是，華訓金名年青該：稱據，
 結，救搶中流洪入跳身奮華訓金，走冲被柱電根兩有，發暴洪山岸兩河雙日五十月
 表以予圖繪，樣榜的「死怕不二，苦怕不一」為作他把共毛後事，噬吞所流洪為果
 天今但。號月三年零七九一「報畫民人」於表發畫粉水為明註，中逸名署著作，揚
 。了枉冤得死年青個這，獄地層八十入打被已兵衛紅，

封面說明：

晨曦乍啓、光明在望

張其昀

紅衛兵實錄續編序

黎晉偉先生著「紅衛兵實錄」及續編，是對世界和平人類幸福極有關係的一部書。著者搜羅原始文件，運用科學方法，把如今大陸上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沙上樓閣，瀕於崩潰的慘狀，刻劃出一幅明顯的圖畫，足以奮勵國人弔民伐罪的志節，打破國外姑息主義的迷夢，確實是中外人士必須研閱的一部重要讀物。

紅衛兵實錄出版於五十六年十月，本人曾爲一序。茲者，晉偉先生就最近三年來大陸時局演變，以紅衛兵組織的瓦解爲中心，宏綱細目，條理分明，把傷心慘目的事實，一幕一幕寫下來，以爲前書之續。而仍囑本人就原稿讀後感，再寫一篇序言。

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金門戰役，爲我們痛苦的世界，開創了世界戰史上一個最英勇的戰例。金門砲戰的勝利，是現代歷史的分水嶺。整個匪軍士氣，沮喪頹落，不得不在此台海前綫宣告慘敗。這是政府遷台以來，生聚教訓，中興建國的總表現，也是共匪末日來臨的開始。

共匪對大陸人民，敲脂剝髓，竭澤而漁，罄其全力，滿以爲泰山壓卵之勢，可攻堅於金門一島。孰知我能獨挽狂瀾，「動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百戰不殆」，敵人終不得逞。共產主義經此瘋狂之考驗，實際久已破產。窮兵黷武，又證明此路不通。台灣與大陸，民族正氣與賣國奸賊，善惡正邪，一長一消之機，以金門之役爲最大轉捩點。毛酋心驚膽寒，軍事上失敗

之餘，政治上從而失勢，共黨充滿了矛盾衝突，以致名存實亡，其關係之重要有如此者。

毛酋經數年蟄伏，無路可走，窮斯濫矣，迫不得已，乃乞靈於學業未成、血氣方剛的中學生，即所謂的紅衛兵，掀起了盲人瞎馬的文化大革命，其結果當然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經過了武漢兵變，廣西血戰，廣州砍殺，人人自危，不可收拾。毛酋爲苟延喘息計，不惜犧牲青少年，畏之若蛇蝎，棄之如敝屣。從此毛酋和青年結下了深仇大敵。到了民國五十八年八月，終於靠槍桿當頭，紅衛兵組織被迫全盤解散，二千多萬青年學生都被下放，在鄉村裏，在山林裏，在邊疆各地區，過着農奴式生活。毛酋對青年所加之罪狀，曰無政府主義，曰多中心主義。當初毛酋利用青年好動好玩的心理，爲其造反。追騙局一一揭穿，誰無良心，誰無人性，於是就發生了自由思想，叫做無政府主義，不肯做盲目崇拜，稱爲多中心主義，這些都是莫須有的冤曲。在刀光劍影之下，青年們敢怒而不敢言。可是他們不動聲色，正在散佈着大陸抗暴革命的種子，作埋葬共匪的先鋒。晨曦乍啓，光明在望，這便是晉偉先生紅衛兵實錄續編所述大陸真相的縮影。

共產主義起于恨，它的法術便是陰謀詭計，清算鬥爭，以恨報恨，永無窮期。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內幕，就是毛酋對匪幹們清算鬥爭的內訌。古稱：「亡秦者秦」。亡共匪者乃是共匪自己。曾任僞外長陳匪毅說道：「成千上萬的老幹部被糟塌，有人躲在背後，叫娃娃們出來寫大字報。（陰指毛酋妻江青）我確實沒有時間讀毛「主席」語錄。我不迷信史達林，不迷信赫魯曉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我看有百分之二十黨員真正擁護毛「主席」，也就不錯了。」又說：「林彪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過去他是我的部下，難道文化革命這麼大的運動，就只有他們兩人領導？」

陳匪殺的話，在大陸流傳極廣，哄動一時。毛匪無法把異己統統剷除，迄今北平偽組織還是一個沒有元首的偽政府。

共匪同室操戈自相殘殺是裏面，文化大革命毀滅中國文化是表面，表裏相應。共匪內訌無法解決，文化大革命也是颱風似的掠過了。當此天翻地覆之際，多少名勝史蹟爲其毀滅，歷史文物蕩焉以盡，這是空前的浩劫，真是遺臭萬年。可是中國文化是永遠不能磨滅的，物質雖可一時摧毀，而民族精神則深入人心，歷劫不磨，萬古長春。紅衛兵之亂，年齡較大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却按兵不動，殊堪注意。民國五十五年三月，該團代表刊物的「中國青年」雜誌會刊有李澤浩一幅題爲「你追我趕」的油畫，在農民脚下的草叢中，臥着一個毛澤東屍體，並隱藏着「蔣介石萬歲，殺死毛澤東」的十個簡體字，最初由加拿大的「環球報」記者發覺，迅即轟傳中外。人心思漢，可見一般。有一位文藝作家王西彥說道：「每次看完雷峯塔的故事這幕戲，我總是滿懷悲憤，甚至連夜做起惡夢。覺得世間真是充滿冤曲和不公。只要想起他們那得意忘形的樣子，我就恨不得世界馬上都毀滅掉，大家同歸於盡。」這段話，反映出大陸知識份子的心影。

共匪好比中生代的恐龍，它的角愈畸形發達，精疲力盡，他的致命也愈速。共匪的角，一是核子試驗，以謀敲詐勒索，一是利誘外國，從事顛覆活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孤注一擲，付之東流，以致民不聊生，「時日曷喪」？終必成爲滅亡了的恐龍。現在大陸人民，每人每年祇限憑證配售一丈三尺布，故在香港僑胞視爲廢物的麵粉袋，一到大陸成爲珍品。修正主義打倒以後，農村忍氣吞聲的放棄了自留地生產，結果是農村副產品的產量，供不應求。廣東有許多大縣市鎮，人民爲了購買蔬菜，在天亮之前就要排隊輪候。尤其醫藥缺乏，最爲痛苦，赤腳醫生

及草藥治療，視人命如兒戲，生活艱苦，一至于此。國防與民生相離者，國必亡，這是歷史的定律。

晉偉先生說道：「青年們以自己的痛苦，了解農民的痛苦；以自己的不平，體會農民的不平，首先就會有一種不言而喻的共鳴。等到青年與農民感情增進，彼此了解，他們就會利用任何機會（如秦末陳涉的輟耕太息）互相傾訴，在思想上結合成反毛鬥爭的同盟，化悲憤為力量。農民原已普遍存有「變天」的思想，這種青年對農民「政治覺悟」的「教育」，那是毛幫怎也無防止的，所以叫做定時炸彈。」真的，大陸重要戰畧地區都有了國軍秘密游擊基地，大陸上到處都是火山口，一根火柴足以燃燒一片森林，這就是今天大陸實況的寫照。他又說：「一九七〇年度內，由大陸逃亡到港，並獲准在港居留的青年男女已逾一萬人。其他尚未領得居留身份證的，尚無法估計。在六七月間，毛共會一再在深圳公開槍決「逃亡犯」，企圖「殺一儆百」，但仍然阻不了這種逃亡潮，可見大陸青年的反毛心理，並未為毛幫的死亡威脅所嚇倒。」到了最近，香港更漂來逾五十名因逃亡不遂中途溺斃的大陸青年男女的浮屍，著者所記「生死鴛鴦」的故事及長詩，正是大陸青年決心唾棄毛偽政權的實證。

中華民國大陸敵後工作，經出死入生，堅苦卓絕的奮鬥，目前已經有了相當基礎。像中央廣播電台五十九年三月二日山東來信所說，「那健康的激昂的聲音，對我們每一個人是最大的安慰。」滇邊民謠有云：「國民黨在呀！風調雨順，茶葉年年豐收。共產黨來後，不是水災，便是旱災，看看茶葉枯，可憐呀茶樹！希望鮮嫩綠葉，祇有等蔣介石來，才會下降甘露。」雲南匪邊防部隊，響應 總統「不是敵人，便是同志」的號召，曾有士兵携械來歸的義舉。西藏抗暴活動

迄未停止，共匪作了「受到階級敵人的破壞」的哀鳴。文化大革命以後，共匪內部的分化、衝突、矛盾，日甚一日，黨不成黨，國不成國，政權歸於槍桿子所有。學校呢，也被軍隊長期佔據，大專招生，乏人應試，只弄了一些工農兵來濫竽充數。紅衛兵組織解散後，大量青年下放，與農民心心相印，待時而動，果能與我們敵後潛伏活動相結合，便可形成獨立作戰之能力。討毛救國，原是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的責任。匪軍也是老百姓做的，一日共匪軍心動搖，義旗高舉，全國風從，以台海應天順人之新潮澎湃，來一洗神州大陸千古未有之奇恥大辱，那正是我反攻復國千載一時之良機了，貞下起元，否極泰來，茫茫大陸，光明在望，由紅衛兵續編所記述，可卜其機矣。

「紅衛兵續編」述畧

黎晉偉

紅衛兵事件曾經震動全世界，而記述此事的專書竟不多，筆者於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十月完成「紅衛兵實錄」一書的出版，迄今仍為國內外對此事件不能或缺的參考資料。但「實錄」一書祇是紅衛兵運動前期的大事綜述，雖兼收併蓄，而瑕瑜互見，惟紅衛兵所形成的結果實在於後期，故須有「續編」之作，方可補「實錄」一書之不足。

當紅衛兵暴亂爆發之初，筆者即已留心該項資料之搜集，因為該項運動值得注意的最少有三點：（一）以千萬計的大陸青年為主體，（二）運動遍及大陸廿九個省市，（三）所有毛奸共僞黨、政、軍、團的組織及人事無不受其嚴重影響。有此三點原因，故由紅衛兵運動產生的結果，即可逆知毛林集團的存亡命運。

紅衛兵運動是毛澤東有生以來最大的政治賭博，因此他用以欺騙和陷害大陸青年的手段也無所不用其極，其用心最為惡毒的，是利用青年的衝動無知，最初鼓動他們「破舊立新」，隨便摧毀名勝古蹟，歷史文物，儘量凌辱學術和文藝界知識分子，到處抄私人的家，向工礦單位發動衝擊，使人人對之深惡痛絕，視為「洪水猛獸」，在群眾之中完全孤立，又唆使他們掀鬥許多異己當權派，使之成為各級共幹敵視的目標，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這是強盜迫人入夥，必先使其斷絕六親的手法）。等到毛澤東認為他們的利用價值已經無存，就毫不留情的予以剪伐誅鋤，使那些曾受其害的共幹、人民，暗中稱快，雖為此而自己撕破其醜惡面皮，亦所不惜。

但大陸青年的「人性」到底不是毛澤東所能毀滅，有許多在被利用驅使過程中，已經從痛苦中覺醒，這在紅衛兵運動後期間到處出現「反毛派」，即為大陸青年覺醒的明證，而因紅衛兵強烈「造反」的結果，已使毛奸黨政組織有如瓦甓墮地，無法「重整」復原，其所予毛奸共偽打擊之大，影響之深，亦為「中共」有史以來所未有。這可由「續編」的各章紀述，獲得證明。

這一紅衛兵續編，係由數百萬字有關資料中輯寫而成，其間可驚可愕可歌可泣之事不一而足，如第四章紀述的「慘絕人寰的廣西血戰」，雖然傷亡慘重的為號稱「四二二」的親毛派，筆者每校讀一次仍無法不傷心墮淚，因為他們都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的子弟，他們為此冤死慘死了數萬人，完全是毛澤東「率獸食人」的罪過，他們是無辜的。還有大陸的文藝界，他們當初盲目左傾不無可議之處，但在搭上賊船後，基於良知的驅使，其在文藝創作上所表現的反毛反共的大無畏精神，即在自由世界亦不多見，即此可知在毛奸的黑暗暴虐統治中，由中華民族累積而來的「文化之光」，並未熄滅。

由於大陸長期黑幕低垂，外界人士能真正了解「中共」內情者甚少，即所謂「專家」，亦每每囿於一孔之見，對毛偽缺少正確的認識。唯我總統 蔣公目光如炬，深知復興中華文化為撥亂反治的最大武器，亦洞悉紅衛兵暴亂，為毛偽政權的致命傷，曾指示國防研究院同人要作深入的研究。著者承張曉峯先生錯愛，委以撰寫「續編」之作，自維學識謏陋，恐觀察不週，無以副總統 蔣公之期許，唯有一本敬誠之心，勉力以赴，粗疏錯漏，或所難免，匡其不逮，是所望於方家。

目次

頁數

「紅衛兵續編」述略	一	二
一、緒言	一	二
二、武漢「百萬雄師」的兵變	三	十六
三、楊成武奪權失手被整肅	十七	卅三
四、慘絕人寰的廣西血戰	卅四	五四
五、黃永勝大殺革命派升官	五五	六八
六、紅衛兵兔死狗烹	六九	八一
七、「革委會」槍桿出政權	八二	九四
八、毛澤東「教育革命」的失敗	九五	一〇七
九、江青隨紅衛兵瓦解而失勢	一〇八	一一七
十、偽「國務院」機器被砸爛	一一八	一三〇
十一、共軍問題孔多愈整愈亂	一三一	一四四

十二、「九大」的刀光血影	……	一四五——一六三
十三、「共青團」支離破碎	……	一六四——一七八
十四、劉少奇與「人代會」	……	一七九——一八五
十五、陳毅與偽「外交部」	……	一八六——一九二
十六、毛澤東的最大敵人「筆桿子」	……	一九三——二一〇
十七、下鄉知識青年是「定時炸彈」	……	二一一——二二四

附：參考資料

一、毛林「九大」新黨章	……	二三九——二三四
二、偽「憲法修正草案全文」	……	二三五——二四一
三、九大「軍人中委」一覽表	……	二四二——二四六

一、緒言

大陸的紅衛兵運動，在許多人看來，因為再聽不到他們打打殺殺的武鬥聲音，再看不見他們集會遊行的影子，甚至在新聞報道上，連「紅衛兵」及其幾個代表性頭頭的名字，也消失於無形了，這自然會認為大陸的「造反」風暴已告結束，並已進入徐圖「善後」的階段，這一種看法，是屬於一般的「新聞性」和「事件性」的，因此對於觀察紅衛兵運動，就顯然的不適宜。

原來，這個會被毛幫誇稱為「天翻地覆」的紅衛兵運動，表面雖告沉寂，實際並未結束，尤其是注意大陸變局的人，更不能視為結束，因為它對中共的「亂亡相繼」業已發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同時關心中國命運的人，也不能視為結束，因為它對我們歷史影響的程度如何，目前尚難於估計。而此兩點，正是筆者本人繼續編著紅衛兵續編的最主要動機。

拙著「紅衛兵實錄」，出版於一九六七年十月，這一年，也就是紅衛兵風暴橫掃大陸，到處亂搞所謂「文化革命」的一年，但在該書出版時，大陸已到處發生紅衛兵派系衝突的流血武鬥，到六八年春夏之間更為猛烈，而反毛運動之經由紅衛兵催生成長，和中共由黨、團以至各級行政組織之被打到稀巴爛的事實表現亦更為顯著。記得「文革」之初，毛派有兩句宣傳術語說得非常起勁，一是「槍桿子裏出政權」，二是如奪權失敗則須接受「亡黨、亡國、亡頭」的後果，衡之以後兩三年來的演變，毛派的不祥「語讖」皆已逐漸成爲事實，因爲中共的「政府」機構已告瓦解，迫得用臨時組織的「革委會」代替，而各省的「革委會」組織，百分之八十皆已落入職業軍

人亦即地方軍閥之手，此種「槍桿政權」的產生，即爲毛澤東大權旁落之明證。其次則爲毛派在一九六九年非法召開的「九大」，所有當選「中委」或「候補中委」，也是絕大多數由共軍將領所包辦，中共的黨至此變爲「軍人的黨」此非亡黨、亡國（無政府）及亡其首腦（頭）的依次實現而何。凡此土崩瓦解的局面，無一而非由紅衛兵運動發展的結果，由此可知，毛澤東雖會利用紅衛兵去推倒劉少奇，但紅衛兵也替毛澤東掘好了墓穴，毛澤東遲早總要被埋葬在這個墳墓裏去的。

附 言

作者編著此書尚有兩點須略加說明：

一、紅衛兵運動爲現代歷史性大事，本書大體上沿古人治史之例，「編年紀事，以事繫人」，對各大事件依其發生時間，依次敘述，使讀者明瞭其因果關係及易於稽考。

二、本書材料不少採自紅衛兵刊物及毛林集團之「文告」，其在香港各報刊出者，大部不加刪節，故對毛澤果之稱謂，著者逕稱其名，但如原文有以「主席」稱呼者，悉從其舊。王莽、董卓皆爲歷史上鉅奸大惡，「後漢書」、「三國志」皆直稱其名，雖千秋萬世亦無不知莽、卓爲凶逆，本書體裁，即本此意。

二、武漢「百萬雄師」的兵變

在紅衛兵後期運動史上，有幾宗大事必須先予補述，其中曾被毛幫稱為「震驚全國」和「觸目驚心」之大事件，即為武漢「百萬雄師」之兵變，此事件經過，約如下述：

一九六七年夏間，武漢有兩個對立性質的紅衛兵組織，為奪權鬥爭一再互相廝殺，其中一派代表毛林集團的，稱為「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它所屬的主要群眾組織有「三新」（新華工、新華農、新湖大），「三鋼」（鋼工總、鋼二司、鋼·九一三），「三聯」等，他們以鋼鐵工人及華中工學院、武漢測繪學院、武漢大學、華中農學院、湖北大學的紅衛兵為核心，合計約四十萬人，受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及「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所屬的「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總部」、「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士井崗山」等駐武漢聯絡站和「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的領導。

另一派是武漢地區的反毛林群眾組織，以當地工廠企業職工、機關幹部、民兵為核心組織的「百萬雄師」，成員包括有「武漢大專院校紅衛兵」、「三學兵」、「職工聯合會」、「公檢法」等，力量強大，號稱一百萬人，他們獲得中共武漢軍區內反毛將領支持，受中共武漢市委書記王克文和宣傳部副部長辛浦的領導，其中「公檢法」是由偽湖北省公安、檢察、法院系統的幹部所組成，由於過去工作上的關係，和由原湖北省公安總隊改編原屬湖北軍區的「八二〇一」部隊，有密切的聯絡。

根據當時武漢區毛林集團發表的統計資料所透露，在兩派紅衛兵的連環武鬥下，曾使武漢區陷入空前混亂緊張的狀態，其中包括：

(一) 在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度內，共發生武鬥事件三百廿多次，有一千六百多人死亡，二千多人受傷，一萬五千多人輕傷。

(二) 武漢週圍地區有五十多萬名工農群眾脫離生產，參加武鬥，四月廿九日以後，武漢地區的工業生產陷於半停頓狀態，有二千四百多個廠礦完全停工。

(三) 六月十日「百萬雄師」封鎖長江大橋，把武漢對外交通造成癱瘓，致南北交通，屢遭停頓。

七月一日以後，「百萬雄師」以武力奪取「三新」、「三鋼」等群眾組織的據點，武鬥更趨激烈，毛林派雖向中共武漢軍區申訴要求制止，但軍方並未採取適當措施，乃向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軍委、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緊急呼救，中共中央決定派出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全軍文革小組副組長、僑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北京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及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員，「紅旗」雜誌第一副總編輯王力等組成代表團，前往武漢處理。但不料，却由此激起「百萬雄師」聯合當地一部反毛共軍的「兵變」。兵變的過程，大致是這樣：

七月十五日毛澤東抵達武漢，住在武昌東湖。相繼到達武漢的還有林彪、周恩來、謝富治、吳法憲、王力等。

謝富治、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先後訪問了兩個互相對立的群眾組織，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並蒐集了雙方的各種活動資料。十六日，謝等並參加了「三新」、「三鋼」等組織的示威遊行，

十九日，在中共武漢軍區召集雙方會議，會議中由王力宣佈了經毛澤東批准的周恩來根據謝、王的報告所作的四項指示：

- (一) 承認「三新」、「三鋼」、「三聯」等是革命造反派組織。
- (二) 武漢軍區在「支左」工作上犯了方向、路綫的錯誤，必須徹底檢討。
- (三) 必須恢復「工總」的名譽（前被打為「反革命組織」，現予平反）。
- (四) 「百萬雄師」是保守勢力。

當時參加會議的「八二〇一」部隊（由中共湖北省公安總隊改編的湖北軍區部隊，兵力相當於一個師）的負責人，立即表示異議，認為這四項指示，是王力偽造的，不是出自周恩來的本意，不能接受。當晚軍區政委鍾漢華即指揮所屬「八二〇一」師共軍包圍軍區大院，擬將毛澤東拘捕，這些共軍可能弄不清毛澤東的住處，當衝入東湖時，謝富治攔門自稱這是他的住所，要殺便殺，不必多問。共軍給他瞞過，毛澤東始得免於難。

二十日「百萬雄師」為反對上項指示，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當日深夜一時，「八二〇一」部隊派出兩個連兵力，協助「百萬雄師」至謝等住所將王力拘捕，謝富治雖擬制止，但為士兵以刺刀嚇阻。王力被捕後曾被毆打遊行，並威逼王力承認「四項指示」是捏造的，王力原有高血壓症，被捕後血壓一度升至一百八十度以上。二十一日，「百萬雄師」又包圍謝富治，禁止其活動，一時情況陷於極度亂混，在此數日內，中共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舉棋不定，故事後被指為此次事件之禍首。

中共中央軍委獲悉謝王被扣後，有甚於晴天霹靂，但以武漢駐軍尚未全部參加兵變，乃立即

作出下列決定：

(一) 命令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立即將謝富治、王力等送回北平。

(二) 公開譴責「八二〇一」部隊的錯誤行動。

(三) 調動原駐武漢市郊的「八一九一」部隊（空降兵師）及駐孝感的十五軍，開入市區鎮壓。

(四) 命令東海艦隊巡弋長江的艦艇五艘，駛抵武漢聲援陸上部隊。

七月廿二日，中共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劉豐率領「八一九一」部隊，將駐長江大橋的「百萬雄師」解除武裝，並接管廣播電台與電信局，十五軍亦開抵武漢，控制了市區的局勢，同日謝富治、王力等，亦由中共軍護送上機返回北平，事件乃急轉直下。

七月廿二日下午，謝等返抵北平，中共中央自周恩來以下，均齊集機場，作隆重之歡迎。廿三日起，毛林集團連續數日在大陸各大城市發動群眾和軍隊舉行大規模慶祝集會和示威遊行，表示「堅決支持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鬥爭，誓作他們的後盾，同時聲討中國的赫魯曉夫及其在武漢的代理人犯下的滔天大罪」。廿五日，北平也舉行了約有一百萬人參加的歡迎謝富治、王力等勝利歸來的集會，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並親自參加。

七月卅日以後，毛林集團「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在中共武漢軍區的支持下，對「百萬雄師」進行分化、爭取、孤立、打擊的工作，「百萬雄師」的部份人員不免因此動搖，原來處於劣勢的毛林集團，至此扭轉了局勢。

七月卅一日，中共中央軍委，下令改組「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第二政委鍾漢華（該